

诗情画意

七律·闻全军开训长令

□ 胡德斌

雪域京郊一声令，
风卷大地千军行；
冲天阵列透华夏，
沙场雷电驱战尘；
九州水边多佳丽，
四季景明气象新；
喜闻莺歌声悠慢，
盛世英才躬鸿庭。

城市风景

绞圈房子啊 我为你立传

□ 褚半农

2012年，上海市作家协会、《文学报》社和《上海文化》杂志社联合举办首届“禾泽都林杯”城市建筑与文化诗歌散文大赛。从未参加过征文比赛的我，信心满满地投了篇《绞圈房子啊，我为你立传》参赛，高兴地得了个散文三等奖。年底时，我还去绍兴参加了颁奖会。当我手捧鲜花和奖状，还有奖金，站在颁奖主席台上时，散文的标题就成了我下一步努力的目标，列入了我个人的写作计划。

早在上世纪80年代，我就把绞圈房子写进《上海县志》，后来又陆续在媒体上撰文介绍绞圈房子（含发表学术论文），到第一个挖掘出130多年前清光绪年间《松江方言教程》中绞圈房子资料，同时开始从海派文化和建筑文化角度研究这种特色老房子，我已经心甘情愿为绞圈房子做了9件实事，发表了八九篇文章，用行动投身于绞圈房子建筑文化遗产的抢救。

之所以说“抢救”，是因为绞圈房子自1980年开始，就遭到前所未有的大拆除。自家老宅上有过9幢绞圈房子，其中6幢带有漂亮的仪门头。在我村庄周围，更是分布有大量的绞圈房子，这时也全都拆除了。我自小就同几户人家合住在一幢绞圈房子里，前后长达30多年。由此，我不仅非常熟悉它，还同它建有深厚的感情。说熟悉，是说我这种房子的形制、结构、特点和施工方法，叫得出每间房子和各种构件的名称。说感情，自幼年、少年、青年，直至进入中年，我都是在绞圈房子里度过的，每间老房子里有过的喜怒哀乐，还有客堂里的迎来送往，堂名匾的擎窠大字，仪门头上的精美砖刻，都深深地嵌在我脑子里。先人留下的建筑遗产，承载着乡愁，这种可以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古建筑，即使是经历了漫长的岁月，我怎么也不可能忘记。

我没有能力和办法阻止拆绞圈房子，在潮流裹挟下，连自家的绞圈房子也是用自己的双手拆除的。但我可以用自己的笔，为绞圈房子做力所能及的事。以后的一二十年里，我不停地撰文介绍绞圈房子，不停地挖掘文献资料，不停地拍摄有关照片，电脑里存储的资料也越来越多。这一切，都是为它立传做准备的。

前年5月起，上海交通大学冯

国鄞教授组织我们一起踏访了浦东新区、市中心区的绞圈房子，她也鼓励我把绞圈房子书稿写出来。《新民晚报》《上海老年报》等媒体重点报道绞圈房子消息，上海东方电影频道记者还采访过我，拍摄的专题片《上海建筑百年·绞圈房子》也在2017年6月4日首播。二三十年前几乎无人关注的绞圈房子，一下子成了热点、热词，我的文章内容、我的文献考证，不断被引用，终引起专业人员的关注。这自然值得欣慰。但这一切如果来得早一点，人世间的绞圈房子可能会存留得更多，与石库门媲美，建起个博物馆也未可知。

去年4月，闵行区政协正式启动《发现闵行之美》丛书撰稿工作，绞圈房子被列为丛书写作内容之一，撰稿任务落实到了我身上。其实，前年年底时，我已经开始书稿写作。接到任务后，我调整了思路，把记叙重点放到了闵行区的绞圈房子上。因我还在为原东吴村修村志，日里另有任务，本书的写作只能利用业余时间。忙是很忙，但忙得有价值，有意义。在政协关心支持下，立传计划终成事实，《话说绞圈房子》一书现已正式出版，这是我为它做的第十件实事，也是为闵行区的文化传承、发展做了件有意义的事，出了份力，应该、值得。

闲适生活

淡浓两盆花

□ 李志川



我养过两盆花：一盆茉莉，一盆月季。

茉莉是一片清新，翠叶、白花。叶翠得鲜嫩，如同一片片雨后初晴天空般的纯净；花白得耀眼，好像夏夜闪烁的点点繁星般璀璨，在我的阳台上蓬起了一个诗意般悦目的世界。

月季是一派火热，碎叶、大花。叶碎得小巧，颜色浅淡是一种灰蒙蒙的绿，一根根尖刺却在叶杆背后隐蔽着；只有枝头一朵大红花突出，肆虐着一团鲜红，如火、如霞、如血，在我的阳台上热情洋溢地展示着灿烂。

一淡雅，一浓艳，茉莉和月季似乎是花界的对立，或谓是互补。

我偏爱茉莉。对它照管得也勤，随时松松土，拔拔杂草，浇浇水的，又请教种花的朋友，知道茉莉花好肥、好湿，就找了花肥，时而浇施。那花也善慰我情，第二年开得更更是叶愈翠绿，花愈白香，蓬蓬勃勃地萌生出更多的繁荣。

那盆月季花却被我冷落多了。我简单地认为：既然这花开得这般红火，必定根壮土沃，不需要额外地照顾。这就如一个精力过剩的人不需要吃补药一样。

但这月季仍开着，每月一朵大花，旧的花瓣刚刚开始蓬松，

另一枝头就酝酿了一个小小的花蕾，待这蕾头大了，绽开怒放，那朵老的就落瓣了，掉在花盆内外片片点点，虽有落英的意味，但并不凄凉，枝头另一朵又喧闹着呢！

我偏爱的错误发生在第二年的冬天。时逢大雪大冻，想到茉莉也是个活物，应也知冷暖，也该加以保护，就把茉莉搬进了屋中避风，有出大太阳时，给它搬出来晒晒，至晚又搬回。这一冬天，把茉莉花搬进搬出的，不下十来回。

那盆月季花我没搬，一仍是先前“壮汉不用补”的理由，二是这月季花一到冬天，就光秃秃地只有布满枯刺的几枝杆儿，摆在屋内怕挂人裤脚。就任凭它在雪天里，一杆枯黄在寒风中瑟瑟抖动。

因爱好而偏心，我其实是个极俗的人。

然而，到来年开春，茉莉花却死了。懂花的朋友告诉我，是因为在冬季把花搬进搬出的原因，花受不了忽冷忽热而死的。

一位已逝的伟人说了个古老的真理：要经风雨，见世面。但被我偏爱的无知忽视了。

从此没了养花的兴趣，对那盆月季季不管不顾。

一天，懂花的朋友又来访，在阳台上把我叫了出来，郑重地说：这盆月季花老了！

先是愕然，花还有老了之说？仔细看看，就知朋友有理：花的根部越来越粗壮，呈现出一种苍老的病黄色，上面的刺也是硬硬地僵枯，有一种虬枝干硬的景象；而上面的分枝却越来越瘦小，纤细地像个营养不良的病人。月季花真是老了！

三年来，它自管自地活着，每月开一朵红花，先是以它的浓烈衬托着茉莉的清雅，后是独自举着红艳。没人给它施肥营养，它只能汲天地之气，承雨露之润顽强地活着，默默而韧性地每月萌发一朵鲜花，到它这么衰老的时候，它仍还在开放。

作为花，开放就是意义，不管是浓烈的花，怒放的花，甚至败落的花，但都是花，它就无愧于作为花的一生了。

人活一世，草木一秋。尽力才是根本的根本。面对这盆月季花，我的羞愧是无言的，激励也是无言的。

灯下絮语

情怀

□ 千里生

鄂达克纪念馆馆长刘素华女士在讲到鄂达克建筑时，多次强调“情怀”两字，她说：“爱屋是欲望是本能，及乌是情怀是教养。”

一位优秀建筑师的成功，固然离不开情怀，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要做好一件事情，又何尝离得开“情怀”两字呢？

就拿“民以食为天”之“食”之烹饪来说，有人每道菜都做色香味俱佳，而有人做的菜却是寡色乏味。何以面对同样的食材，结果却差之千里？观其态度便知，前者乐而为之，后者厌而远之。态度来自内心之喜恶，积极的人生态度来自“情怀”两字。所谓“态度决定一切”，其实态度亦时时刻刻左右着我们日常

生活的点点滴滴，有“情怀”的生活，必是情趣盎然的生活。

我喜欢看星尚频道路易主持的《疯狂的冰箱》节目，赞赏大厨们的创意，以及细心烹饪经营出的一道道菜品。虽然我无缘亲尝，但我在观赏之时，已然享受到了一份美好，它让我感受到：术业有专攻，厨艺有高低，其间的差别，就是对食材有没有一份发自内心的情怀。

生活中，许多人常常觉得日子过得平淡无味，做任何事情亦感无趣，究其原因，亦是因为“情怀”的缺乏。

情怀不是天生就，它需要后天的熏陶与培养。情怀是眼界，是高度，是思与想。当你拥有一份发自内心的情怀，你会发现，每一样事物都是有温度的，都是触摸可感的；而一旦有了这样一份情怀，你的每一天都将会新鲜而与众不同，你的人生亦将从此告别寡味而不复孤单。

平常物事

假领头出洋相

□ 王坚忍

稍有些年纪的上海人，大多使用过假领头。假领头是那种只有挺括的衬衣领，而没有袖子和衣身的“服饰”，它和袖套都是时代的产物——因为在当年，布料、肥皂均凭票供应，通常选用“的确良”边角料制成的假领头，其省料省肥皂的优点是不言而喻的。所以一段时间内，假领头还成为当时流行的日常服饰。

年轻时，我在一条渔船上当船员。平时，我身边一般带着五条假领头。五条假领头分别为白、蓝、米黄和灰色，和一条由两种颜色拼接而成的假领头——露在外面的领子是白底带蓝色格子条纹的，套在胳膊窝下的“领脚”是粉红色的。这条“另类”的假领头出自我妈之手，“领脚”是我妹妹做一件衬衣后剩余的边角料，弃之可惜。

那时候的年轻人，差不多都做过当一个诗人的梦，我也不例外。出海时试着在纸上涂鸦，写一些现在看来很幼稚的诗作。记得有一年局里开“赛诗会”——那也是当年很流行的，我作为海上第一线的作者被邀请参加。在从复兴岛渔港到外滩的局里去的时候，我为到底是戴白色的假领头，还是蓝色的假领头，好一阵犯难。踌躇再三，我选择了“另类”的假领头，因为它露在上装外面的领子蓝白相间，比较文气，端庄大方，与“赛诗会”的气氛相契合。

于是，我戴上“另类”的假领头，再在外面套一件草绿色的军装，扣好纽扣后出发。轮到上台朗诵自己诗作，当读到最后一段时，我情绪高涨，因为激动，血脉贲张，我解开了军装上面的几颗纽扣，台下顿时哄堂大笑起来。我低头一看，哎呀糟了，一个大男人，竟把下半截粉红色的“领脚”，全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了。我的脸热辣辣地发烫，心想，这下洋相出大了。这次“赛诗会”，我获得了鼓励奖。在上台领奖后返回座位时，旁边的一个姑娘打趣地对我说，你还应该得一个奖，那就是“滑稽奖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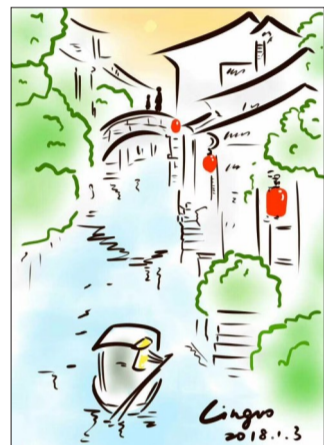
没想到过了三四十年来，早就被淘汰的假领头重出江湖。据上海媒体报道，近年来逢秋冬换季时，中老年顾客纷纷购置假领头，致使上海好几家百货店的货源供不应求，尤其是“开司米”的。我想这应该是“开司米”假领头具有柔软、保暖、便于洗涤等优点。这又使我想起了一句老话“时尚是一场经典的轮回”，翻旧往往能出新啊。

【凌画一周】

几多风雨 几多愁

栏目作者 凌华 栏目编辑 徐恺凯

冬日暖阳，可没有玻璃遮挡的地方，那小风吹得，热水瓶都凉了。一到冬天，人最多的地方恐怕就要数医院了，一个个吸着鼻涕挂着水，咳嗽不断地吃着感冒药，一个字，苦啊……



江南烟雨几多愁，脚底打滑摔跟头。鲤鱼打挺继续走，三步两步家門口。



居然被『国家宝藏』官方微博转发了，会不会把我也收进库房呢……



2018年的第一场感冒，来得特别早。



好多年没穿过套鞋了，难得穿一次出门，感觉就是下雨天的特权阶级。